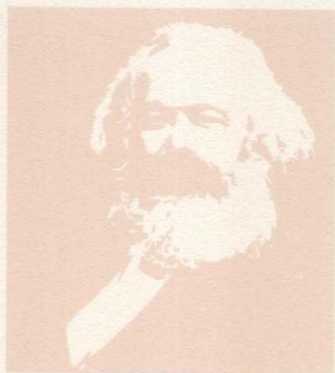




马克思元素 及其当代意义

孙 民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马克思元素 及其当代意义

孙 民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崔继新

责任编辑:崔继新 曹 歌

封面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元素及其当代意义/孙民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01-016560-8

I. ①马… II. ①孙…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4170号

马克思元素及其当代意义

MAKESI YUANSU JIQI DANGDAI YIYI

孙 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1/16 印张:15.5,

字数:229千字

ISBN 978-7-01-016560-8 定价:39.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序

王凤才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同时为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矛盾提供方法论指导。孙民教授的《马克思元素及其当代意义》一书，能够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精华，结合当代中国之实际，表现出了理论探索与现实关注之统一。

本书告诉我们，托马斯·曼曾经指出，正如一种生物可能因缺少某种化学成份或某种元素而患病或枯萎一样，我们这个社会，如果缺少“席勒元素”也会衰落和枯萎。同样，如果缺少“马克思元素”，现代社会就不能健康地发展。因为“马克思元素”为解决现代社会危机、使人类走向新文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毫无疑问，“马克思元素”有着深刻的内涵，它表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时代精神，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的统一，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等。基于上述认识，本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现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反思，以及对中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评论等方面，比较系统地分析了“马克思元素及其当代意义”，试图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生命力。因而，这一研究，不仅对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活力，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的第一个着力点是，探讨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逻辑演变、后现代转向以及丰富内涵。针对西方社会现实，葛兰西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他深刻地认识到在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上，不仅要看到经济资本主义，而且还要看到文化资本主义。葛兰西的这种认识，不再强调市民社会的经济功能，而是强调市民社会的文化功能、意识形态功能，这就开辟了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视角。在这之后，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继承了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并阐发了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阶级结构、文化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拉克劳、墨菲则从“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出发，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地解构，并建构出体现着后现代转向的“新领导权”理论。作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视角研究了马克思思想的当代发展轨迹。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譬如生态问题。这部著作的第二个侧重点，是比较深入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阐述了当前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意义、总体特征、研究成就，并剖析了这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误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国话语”的缺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误区，等。作者对当前我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的分析，从总体上对当前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就和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这对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本书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观点：异化、自然和物质代谢。任何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其实都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生态文明建设同样也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在当代中国的实践，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正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又丰富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研究，落脚点就在于回归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中国致力于民族复兴的过程，其实就是人们通过实践活动，改造现实社会、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提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表现。因而，对中国梦的认识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认识到中国梦的实现是根植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之中，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同时，中国梦的实现要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来吸收整个世界的一切优秀文化，从而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条件。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具有理论品质、实践品质与创新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想追求，就是超越“资本逻辑”及其所代表的哲学精神，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理论版本”和“创新版本，并阐释了这三个版本的深刻内涵、内在关系以及当代意义。

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存在许多问题。本书明确分析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即沟通与对话需要进一步加强、问题意识需要进一步明确、现实生活关切需要进一步强化，等。针对我国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书分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重困境，即如何实现“文本解读”与“真实思想”的统一，如何实现中西马实质性对话，如何面向真正的社会现实。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足，其实就是反思人们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认知态度。这不仅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而且还能为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过程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问题的反思，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构成本书的第四个特点。

本书的第五个关注点就在于，不仅从宏观视角去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而且还从微观角度进行研究，即对当代中国学者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行分析。例如，作者对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的《问题

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和《实践与自由》、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的《哲学之思与社会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以及中共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著作进行了评析。这些著作分别包含着对马克思哲学实质的新探索、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领悟、存在论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现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道路。这样，就开阔了广大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同样也为中国学者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元素以及当代意义》一书，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书不是对马克思元素简单的罗列，而是着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宏观维度和微观维度的发展，其中不乏思想火花和创新意识；这也是作者长期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结果，值得读者一读。当然，该书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斟酌的地方，不过，瑕不掩瑜。

孙民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以及工作之后，都将学术当作一项事业，而不仅仅是一个饭碗，“为人为学为师”均可圈可点，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作为他的老师，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希望并相信他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会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大的成绩。

在《马克思元素及其当代意义》即将出版之际，应孙民之邀，写下了上述文字，算作“序”。

2016年5月28日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序	001
第一章 思想史视阈中的马克思	001
第一节 “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逻辑演变	001
第二节 “新领导权”理论: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后现代转向	014
第三节 “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丰富内涵	026
第二章 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	036
第一节 当代中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	036
第二节 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基本概念	050
第三节 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	063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视阈中的生态文明建设	078
第五节 社会: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视阈	088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	102
第一节 中国梦的思想境界	102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个版本”	112
第三节 和谐社会建构的哲学基础	123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视阈	138
第一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问题的反思	138

第二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若干困境	145
第三节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研究述评	156
第四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展望	163
第五节	改革开放新起点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176
第六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	182
第五章	中国学者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198
第一节	马克思哲学实质的新探索	198
第二节	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领悟	202
第三节	存在论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现实	208
第四节	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道路	217
参考文献		230
后 记		239

第一章 思想史视阈中的马克思

第一节 “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逻辑演变

毫无疑问,“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核心思想,是葛兰西直面西方现实社会生活的结晶。其后学阿尔都塞、普兰查斯不断地对这一理论丰富和发展,形成这一理论的次生逻辑。因此,深入阐述从葛兰西开始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原生逻辑和阿尔都塞、普兰查斯之间的传承关系,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走向,而且对于我们发展和创新历史唯物主义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与此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要言之,这一理论研究有助于我们在思想史的视阈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原生逻辑

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存在于上层建筑中,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领导权存在的场所。“领导权在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运作,要通过市民社会的各种机构,这构成了成熟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那些机构包括教育、家庭、教会、大众媒介、通俗文化等等。市民社会是葛兰西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地位放到社会中去的路径,而领导权则是他试图理解它们如

何起作用的途径。从葛兰西的观点看，通俗文化和大众媒介必须根据领导权的概念来理解和解释。”^①显然，葛兰西把市民社会看作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是他理论的独特之处。他在《狱中札记》中这样写道：“现在我们可以确定两个巨大的上层建筑层面——一个层面可以称之为‘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有机体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层面。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符合于统治集团对整个社会行使的‘领导权’功能，另一个方面则符合于通过国家或‘法律上的’政府行使的‘直接统治’或‘指挥’。”^②众所周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维度，处于马克思那个时代的需要，马克思着重论述了经济基础的作用，但对上层建筑没有作详细论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解为教条的、僵化的关系。恩格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对这一问题深入研究。真正开拓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研究先河的是葛兰西。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并没有独立地探讨上层建筑的每个因素，也没有把上层建筑视为一个整体，而予以系统地解释”。“葛兰西超越了上层建筑的单向度存在，赋予它形式与质料，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他相信，上层建筑在规模和复杂性方面的变革，必然导致经济领域在规模和复杂性方面的增长”，“这样的上层建筑当然依赖于经济基础（或葛兰西所谓的‘结构’），但它并不必然直接回应每一次经济变迁”。^③在葛兰西看来，理解西方社会现实，就必须理解市民社会的传统。要言之，只有领悟市民社会的丰富内涵及其实践基础，才能真正找到理解西方社会的钥匙。葛兰西的这一思想启发我们，由于东西方社会的现实不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中，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质精神的前提下，赋予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新形态。简言之，东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理论形态不同，从本质上讲，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产物。

进一步说，葛兰西强调，西方国家由于工业文明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独

① [英] 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严嘉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87 页。

② [意] 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25 页。

③ 季广茂：《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0 页。

立和发达的商品经济,因而市民社会很强大;而东方国家则不同,它没有经过工业文明的洗礼,封建专制占据统治地位,“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还处于初生混沌状态;而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恰当的关系,当国家发生动摇时,市民社会稳定的结构就立即显现出来。国家只不过是外围的一条壕沟,它后面还屹立着坚固的堡垒和工事群”^①。在葛兰西看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应该首先夺取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然后才能夺取政治领导权,因为西方国家有非常强大的市民社会。无论如何,在葛兰西的理论中,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即无产阶级只有在获得“意识形态领导权”后,才能获得政治上的权力。政治领导权的本质是强制,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本质是“教育”,“发挥积极的教育功能的学校和发挥约束与消极功能的法庭,是最重要的国家的行为,但实际上,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还有许多其他的所谓民间的活动和创举,它们合在一起构成统治阶级的政治的 and 文化的领导权的工具”^②。无产阶级要获得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建立自己的文化组织,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性、核心性问题。葛兰西的这一思想切入了西方的社会现实。它深刻地启示我们,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在文化上战胜资产阶级;即使革命胜利了,文化建设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需要指出的是,葛兰西不是在流俗的意义上看待知识分子,而是在世界观、价值观的意义上看待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组织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是为过去的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在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等方面替过去统治阶级辩护;而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是新生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是未来社会的主要依靠力量。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牢牢地依靠自己的知识分子,即有组织的知识分子,而且还要同化和改造传

① [英]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

②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统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从世界观、价值观上转变到无产阶级中来。这样，无产阶级才能逐渐地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为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创造条件。在这里，葛兰西扩大了知识分子的内涵，他并不反对传统对知识分子的界定。事实上，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受到了列宁的影响，列宁指出：“对于专家，我们不应当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这些专家不是剥削者的奴仆，文化工作者，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资产阶级服务，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说过，这些人在无产阶级社会里会为我们服务的。”^①进一步说，在葛兰西看来，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已经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统治了人们的思想，人们已从内心里认可这种文化、意识形态。“国家的‘市民社会’已经演变为更加复杂的结构，可以抵制直接经济因素（如危机、萧条等等）‘入侵’的灾难性后果。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的堑壕体系。在战争中，猛烈的炮火有时看似可以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其实不过破坏了他们的外部掩蔽工事；而到进军和出击的时刻，才发觉自己面临仍然有效的防御工事。在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中，政治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危机使袭击力量无力在时间和空间上闪电般组织起来；更不消说赋予他们应有的斗志。同样，防御者的士气不会涣散，他们也不会放弃阵地，在废墟当中也不例外，他们也不会丧失对自身的战斗力和对未来的信心。”^②一言以蔽之，教会、家庭、幼儿园、学校、各种传媒等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世界观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授给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即非强制的方式，使个体变成了“主体”，换言之，主体已紧紧地与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实际上，主体已经变成了“无意识”。显而易见，西方社会首先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占领资本主义国家的各个文化、意识形态阵地，然后才能从政治上争夺政治领导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英国学者威廉斯认为：“葛兰西的领导权是一个活生生的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既具构成性，也具构力。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显示为相互确认，一脉相通，就像它们被体验为实践一样。于是构成了社会中大多数人的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②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页。

现实感、绝对感……这就是说，它是最强烈意义上的‘文化’，但必须把这种‘文化’视为特定阶段的活生生的臣服。”^①这就告诉我们，“意识形态领导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长治久安的秘密之一，那就是资产阶级牢牢地掌握着“意识形态领导权”。不仅如此，“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揭示了文化的生活意蕴。“文化不再被视为源于社会结构基础的上层建筑，而是对指意的话语和体系的总结，是话语和体系之海，我们通过它们建构起生活经验。”^②无论如何，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创新精神，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葛兰西元素成为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把钥匙，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从一定意义上说，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不仅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方法论，更为重要的是，它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

二、“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次生逻辑

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体现了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划时代贡献。阿尔都塞、普兰查斯都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从而提出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的，这一理论构成了从葛兰西到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理论图像。简言之，葛兰西、阿尔都塞、普兰查斯存在着理论上的传承关系，也就是说，葛兰西元素是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

（一）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发展

无疑，阿尔都塞同葛兰西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要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及其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在阿尔都塞看来，在马克思和列宁以后，只有葛兰西真正从事了或继续进行了

^①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08.

^② [英] 戴维·钱尼：《文化转向》，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页。

这一探索。这是因为,“卢卡奇仅限于在文学史和哲学史两方面进行了尝试,我觉得他受到了一种羞答答的黑格尔主义的感染,这也许因为他想借助黑格尔而使人们宽恕他曾经是西美尔和狄尔泰的学生。葛兰西则要高得多了。他的《狱中札记》论述了意大利历史和欧洲历史上所有的基本问题,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对上层建筑这个今天的根本性问题提出了一些极其独到的、甚至天才的观点。此外,还有一些堪称新发现的新概念,例如关于领导权的概念,这是从理论上解决经济和政治相互渗透问题的一个卓越典范。可惜,至少在法国,有谁把葛兰西的理论努力继续进行下去呢?”^①显而易见,阿尔都塞是要把葛兰西的这一理论传承下去,从而“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精神。

首先,阿尔都塞受惠于葛兰西的启示,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寻找问题的答案。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中这样写道:“这种含义上的‘历史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批判性的说明,其使命是谴责一切‘书本’马克思主义者,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使马克思主义重新陷入不与现实发生联系的‘个人的哲学’——或者谴责如克罗齐那样的一切意识形态学家,他们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分子的坏传统,他们不愿意介入政治活动和现实历史,而且想‘从上面’对人类进行教育。葛兰西的历史主义是对理论及其‘思想家’的贵族统治的强烈的抗议。同时,在这种抗议中还可以听到过去对第二国际书本的虚伪说教的抗议(《与〈资本论〉相左的革命》)。这是向人们发出的投入‘实践’投入政治活动,投入‘世界的改造’的直接呼吁,如果不这样做,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只能成为图书馆的老鼠和毫无生气的政治定位的牺牲品。”^②阿尔都塞这段重要的论述中蕴含着以下两层意思:其一,阿尔都塞高度赞扬葛兰西的“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是批判的、革命的,蕴含着马克思辩证法的真精神,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书本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书本的马克思主义脱离社会现

① [法]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104 页。

② [法] 路易·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6—147 页。

实,只是抽象的哲学,从根本上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其二,阿尔都塞强调,葛兰西的哲学是面向现实、面向政治、面向实践、改造世界的哲学。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以前的哲学都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哲学告诉我们,面向社会现实,改造社会,始终关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是马克思哲学的价值指向。阿尔都塞批判了把马克思主义脱离社会现实的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这都是当务之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哲学已经落后于历史科学。”^①

其次,葛兰西是第一个强调物质载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的理论最有特色的理论就是关于意识形态理论,被称为意识形态专家,他之所以能够在许多方面提出对意识形态的“原创性”见解,是因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对他产生重大影响。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看作人与世界的“活生生的”关系,实际上表达了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的有组织的一部分,“在意识形态中……人们表达自己……他们正是以此种方式体验了他们与其生存条件的关系:这既以预设了真实关系,又预设了‘想象性’关系、‘活生生’的关系”。^②人们无法超越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实际上是无法超越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人从出生起,不但吸收物质的空气,而且还吸收意识形态的空气,事实上人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存在物。当人们将要离开这个世界时忽然醒悟,他这一辈子虚度了,连自己都没有明白自己,因为人们生活在意识形态编织的网中。无疑,阿尔都塞的所有这些见解都是在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正如今村仁司所说:“(阿尔都塞)不仅发现、挖出了存在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葛兰西)言语中旧的意识形态理论(经验主义),而且还发现了暗含在这种言说中新的‘问题结构’,并对它加以概念的界定,这些都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不曾有过的,只有阿尔都塞才能完成的理论贡献,人们通常称它为独创性

① [法] 路易·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1页。

② 季广茂:《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的东西。”^①

最后，阿尔都塞对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发展最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众所周知，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是镇压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夺取国家政权。但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认识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单单靠夺取国家政权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首先夺取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认为，传统的国家理论太狭隘了，没有把“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考虑进去。葛兰西说：“一般认为国家是政治社会——即用以控制民众使之与一定类型的生产和经济相适应的专政或其他强制机构——而不把它看做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力，我指的是通过教会、工会或学校等所谓民间组织行使的、某一社会集团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权。”^②阿尔都塞是最早接触这一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他高度赞扬葛兰西的原创性，认为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国家理论，也就是“国家不能被简缩为强制性国家机器，还应当包括一定数量的‘市民社会’结构，如教会、学校、工会等。”阿尔都塞在承认葛兰西对国家理论的原创性的同时，并没有局限于葛兰西的理论，而是指出葛兰西的不足，“令人遗憾的是，葛兰西没能把这些机构系统化。他的有关文字，仅是一些精辟却不完整的笔记”^③。

总之，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存在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即，两者都重视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权维持中发挥的功用，都揭示了意识形态教育是统治合法化的真实来源。显然，这与马克思强调统治阶级利用意识形态消除政治与经济的联系，从而确立国家的自主性理论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他们对意识形态作出的具体而细微的分析，无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自主性学说，并且开辟了一个关于意识形态

① [日] 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牛建科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3 页。

② 《葛兰西文选（1916—1935）》，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74 页。

③ 郁建兴：《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时代》，东方出版中心 2007 年版，第 165 页。